

# 美文经纬

辽宁散文丛书 · 1

康启昌主编 · 春风文艺出版社



于洪乔

· 卷 ·

# 寻求知音

邓荫柯

崭新的时代，激荡起开阔昂扬的精神风采。丰厚的沃土，孕育出淳朴而又富于灵性的文学创作。钟情于散文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文学样式的朋友們艰辛而专注地耕耘着、创造着、编织着、寄寓着我们共同心愿的梦幻。

我们的散文创作无论是在艺术质量还是在创作规模上，都是前无古人的；从来没有这么多成熟的散文作家同时活跃在散文的舞台上，形成一个相映生辉的星座。抛却精神枷锁，同上高楼，望断天涯，开拓出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或记载时代的深刻变革，或描绘内心世界的涟漪，或礼赞祖国山川的瑰丽景色，或抒写人与自然的交流感应，或传达种种美好怡人的生活情趣……总之，以我们的真情、灵感、想象，神驰万

里，恩接百代，营造追求美、创造美的园圃。而每一朵花又都具有无可重复、无可替代的色彩和芬芳。或深沉凝重，传达出严肃的沧桑之感；或婉约清丽，体现出高洁细腻的精神品格；或轻松幽默，显示出旷达乐观的美好天性。每一册薄薄的书卷，都是一部厚重的人生经历，向读者展示出一个美好的灵魂。

在这个物质生活急速进步而精神世界又面临商品潮流侵蚀的世界，执著地献身于散文创作这一清苦而又艰难的事业的朋友们都有一颗忠贞而火热的心。不为流俗所动，不改初衷，忠于自己的文学理想，为保持和提高民族精神素质，为赓续伟大的中华文明，跟随古代和现代散文创作的脚步，继续坚定而沉着地创造、思考，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散文作品，并且坚信，会有更多的知音，理解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寂寞，加入我们的行列。

# 生命如火

胡虏

写下这个题目，目前即浮现洪乔兄永远不变的笑脸。奇怪的是，应该变的这脸不变，这文却总变。他的《西窗烛》、《长河流月》我都看过，一本好似一本，这本书的一些篇章原来也读过的。大家大变，小家小变，不家不变，不想给洪乔兄戴个什么桂冠，反正他在散文营构上的变化挺令人应接不暇的。真想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在他臀尖端上一脚，说，老兄，真有你的，还不敢，因为老祖宗说长幼有序。

现下的文化人十有五六不知怎么活了。商品经济一冲击，胆汁质的就高喊下海下海，粘液质的就低吟没劲没劲。过去写文章劝诫、正告、诱惑人们这样活那样活的，自己不知道自己如何活了，好像很奇怪，其实并不奇怪，生活就是

这样。坐电车百十来号乘客二十几位捧着文学书刊读的日子怕是再没有了。

洪乔兄却一直很会活，有滋有味，有来道趣。他好像一团火，一会儿烧向这，一会儿烧向那，搅扰得别人也热火朝天起来。他似乎驻颜有术，早过了人们常说的“知天命”的年龄，看上去，笑模笑样的，根本没有有些摆弄文字的人一腔的哲学一身的酸腐。

用“三言二拍”的语言说，他是“极好相与”的，尽管他很忙碌。辽宁人民出版社工人读物编辑室主任这个头衔足以够他东西南北南北东西了，还兼着辽宁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什么的，够累的。但他仍是人也翩翩，文也翩翩，文章越写越好，语言越弄越老。

洪乔兄的散文，无论大散文观还是小散文观，无论狭义说还是广义说，应当说确是大多数读者眼中美文的那种。他的文字娉婷婀娜，张弛有致，有色彩有情境，风风火火，丰丰活活。他挺会撩扯人的，无论什么都不是一下子抖落开，而是一点点向你敞开心扉，一步步诱你到海角天边。从戈壁滩上的骆驼刺到南海碧波里的珊瑚，从历尽风雨的古长城到沈阳城的故宫新殿……他涉笔成趣，意重情浓，不断地用一支彩笔将心中的灵动之气漫撒开来。

依常理论，无论那年轻的面庞年轻的文字，洪乔兄都应当在生活中是个顺风顺水的人物。

可惜不是，也是一枚挺苦的瓜。洪乔兄为文出道很早，也是挺顺的，小学时就开始写诗，第一首诗就发表在《中国少年报》上，六十年代初期就成组组地批发诗；以后就差了，当教师挨批，写文章挨批，那是真批，一夜之间就变成牛棚的常客，一关就是几年。

所以，赋词说愁对洪乔兄来说，应当是不难的，应当是有资格的，然而他奉献给读者的，都是清亮亮的水清亮亮的山。你看，“走进知音园，满眼是树树繁花，片片新绿。没有几多游人，处处幽静无声，无鸟声、水声、风声，也无笑声、话语声，就连我们对此境此景的感叹也如粉嫩的花瓣飘落地上……”你看，“走在潮水落去的珊瑚礁地带，脚上涌荡着微波细浪，软软的，柔柔的，真像飘游在春意盎然的园林里。远远近近，到处是一层层一丛丛珊瑚，红黄绿白，被碧波荡漾得多彩多姿……”你看，你看……写不尽的是风景，道不完的是激情。不少朋友都为洪乔兄的感悟扼腕，于无声处总能听到他的心音。

洪乔兄诗心如火生命如火。可是，这本散文集中与雨交头接耳的篇章却很多。楚地的《丝丝雨》，《月湖琴台》的微微细雨，细雨中寻求黄龙秋色进而《心印黄龙秋》，那淅淅沥沥的雨珠也沥沥淅淅滴进读者的心里。一方面，洪乔兄会作画，一幅山亭一角水榭，没有雨来润润，该是怎样的燥气，所以说洪乔兄会渲染；另一方面，洪

乔兄足之所至，情之所至，心里总是情焰不断，痒痒的，乱乱的，古典才子般的按捺不住，需要用雨线理上一理。有意思的是，这本散文集中大部分篇章让我流出钦佩的涎水，而《岁月濯浣》却让我流出心底的泪水。这篇散文洪乔兄倾注了赤子的感情，由老母今天的白发想到母亲那乌黑的浓发，“母亲的鬓发，是在岁月的长河里濯浣，飘染成一匹银纱，千丝万缕系着多少艰辛的逝波呵！”

这样的文章怎么能读不进去呢？于此，我寻到了洪乔兄如火生命之火种，那就是一颗滚烫的爱心。他用这颗爱心燃烧自己，然后用火花燃烧别人。日前读了一篇科学小品一类的文章，说人其实就是一个火炉，食品就是燃料，燃料进腹之后才转化为能量。可是，同样的火炉为什么洪乔兄释放的能量那样多呢？

那一张永远不变的笑脸又浮现在我面前，不，应当是那个火炉又呈现在我的面前。

# 目 录

例序：寻求知音 .....	邓荫柯(1)
序：生命如火 .....	胡虏(3)
戈壁魂 .....	(1)
月泉鸣沙 .....	(4)
丝丝雨 .....	(8)
南海碧波里的精灵 .....	(12)
感受西湖 .....	(15)
月湖琴台 .....	(18)
心印黄龙秋 .....	(21)
樱花情 .....	(25)
古都古城墙断想 .....	(28)

依依响水寺	(31)
巍巍长城头	(34)
大漠雄关下	(37)
莹莹夜光杯	(40)
岁月濯浣	(43)
秋日捉蟹	(48)
跃动的生命	(52)
书祸	(55)
身影	(58)
刘公岛上	(61)
又听童年烟姻声	(64)
享有孤独	(67)
在北方	(71)
走关中	(74)
姑苏城	(77)
金陵三题	(79)
塔韵	(83)
绿色的诗句	(86)
千种风情待与何人说	(88)
阳春碧柳	(91)
吊罗山,那奇异的热带雨林	(94)
城市明珠	(98)
无韵的诗	(101)

敦煌忧思	(104)
碑与碑刻碑林	(108)
二水三镇说武汉	(110)
茶习·茶馆·茶文化	(113)
悠悠蝉鸣荔枝红	(116)
红枣说开去	(119)
幽菊金秋	(121)
扇与文化	(125)
吃辣赏椒	(128)
蛇市·蛇园·蛇宴	(130)
丝绸路上品发菜	(135)
粥品	(137)
天浆·天香	(139)
沈城皇宫	(141)
帅府与帅陵	(144)
漫话清代关外三陵	(147)

## 戈壁魂

汽车开始盘山而行，我被前前后后、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的土山惊呆了！怎么竟连一棵树、一片草、一块石头都没有？细看土山上还蒙着一层松松的土皮和许许多多小涡涡，不时有几个山洞闪现眼前。

我叹息大西北的荒凉，感慨着水的重要。“滴水贵如油，遍地沙丘走，春天刮起风，一年刮到头。”这里人想水盼水都着了迷。地名离不开水：“娃娃水”、“喜集水”、“秀水”；孩子起名离不开水：“艾水”、“抱水”、“大水”……

车过了武威、张掖，走在河西走廊上，进入大戈壁滩中。浩浩瀚瀚、四顾无涯，没有桑田绿荫、没有行人村落、没有天空飞鸟，好像一场山洪一次海啸把梦一般的缤纷五彩淘洗一尽，只

留下一片沙丘、沙河、沙地、沙窟。举目茫茫，只有单调的灰黄，无边无际又无声无息。

我总想这戈壁的远古时候，一定有过一番繁荣，不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为什么能从这里发源呢？漫漫沙海中的绵绵古道，就是横贯亚洲、接连欧非的丝绸之路，当年是怎样的让人惊心动魄，如今又是怎样的发人深思呵！卫青、霍去病的戍边大军，高僧玄奘师徒的艰苦跋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勇敢先行……是怎样的一个艰辛，需要怎样的一种信念呵！

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阳关古道呵，今天只是一条平展展的柏油路，沿路是一排无尽无涯的电线杆。

透过车前一派熠熠的阳光，忽见一条清清碧碧、波光闪闪的小河就在公路前方横穿涌流，大家欢喜了！有几个人不由得站起来去看。当汽车跑到近前，什么也没有，路两边仍然是沙砾一片，一片沙砾……

难怪人们盛传大漠戈壁里的海市蜃楼，这次我算亲眼看到了。

途中，汽车停下休息。我乘别人去拣拾戈壁石时，蹲下来细细看那戈壁滩上特有的生命：白刺木、骆驼刺、芨芨草……它们偶尔在低洼处在沙堆里生长着，稀稀落落、蓬蓬簇簇，紧贴着地表，高不盈尺，全是一片灰褐色。

我意外地发现在一棵骆驼刺灰褐色的枝丫

上有一串串透着淡淡粉色细小的沙粒，心里一喜：这大概就是“花”吧？我紧紧攥住根部想拔出一棵上车后细细观察。谁想几次都没有拔出来，最后只好用小刀切断一个枝丫，手掌处还被刺破了一块。

车又跑了起来，我细细看起这枝开着花的骆驼刺。它的枝、它的干虽然粗细不一样，但都一样坚硬，拿在手里如拿几根钢丝。枝上的刺短短的细细的，也是一样的坚硬。我寻找它的叶子，原来在每一针刺下有几点灰褐色的小沙粒就是了，在手指上用力捻几下才发出丝丝点点的绿来。

据说这高不盈尺的小灌木，在戈壁滩上年复一年地与干旱风魔抗争生存，它们的根须如钢筋铁刺般扎进地下几十米深！任你镐掘锹挖都难以铲除，怎样的坚韧呵！

我小心翼翼地把骆驼刺捧在手上，虔诚地捧着一颗倔强的生命。我在想：这就是戈壁滩的主人——戈壁魂呵！

## 月泉鸣沙

几天来，过戈壁、跨沙漠、走荒丘，穿越漫漫河西走廊，我的脑海里几乎全被平阔、荒凉、沉寂、单调占据了。当鸣沙山全景巍巍然展现在我面前时，我愕然，我晕眩，简直惊喜得手足无措了！

连绵起伏又无边无际，几百米高的峰峦危峭全由细细的金黄色绵沙积成！四周沙垄蜿蜒背如刀刃，通体是那样的光泽细腻又是那样勃勃而有生气，好像一匹匹躯体肥大、高高卧伏在大地上的神马。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是一派沙山的金碧辉煌，抬头仰望蓝天，顿觉格外蓝得浩大开阔，格外蓝得闪亮透明。

传说，这里原来是一片荒漠的平地，一位英勇的将军率兵在这里鏖战，最后全军覆没，积尸

遍野，惨不忍睹。恰逢天上女神路过，见此情景心里无限哀怜，便从她的香炉中抓出一撮香灰撒了下来，立即沙丘处处，沙岭起伏，并且在绵绵沙山内时有鼓角军号声传出……

人们开始爬山了。因为不翻过这座鸣沙山是无法看到月牙泉的。脚没沙中，身贴沙面，在金黄色沙山陡坡上出现一带无数白白、红红、黑黑的点点。

不能有一点斯文，也难容半点娇气，跋涉不了几步就满头大汗，站立着大口大口喘气。如若跑几步，体力耗尽了就得躺在沙窝里“恢复”一阵子。倒是几位教师有经验，她们一步步盘旋着行进，深深的脚印在沙山陡坡上走出一个个“之”字，像当年红军爬“老山界”，这一定是从《老山界》课文中受到的启示吧！

我最后一批到达山顶。站在鸣沙山顶往下看，连绵的沙山圆润平滑又缀以细细花纹，像风吹水面的层层涟漪。就在这带沙山的环抱中竟神奇地现出一湾半月形清泉，如梦似幻，莹莹闪烁。

月牙泉，一泉中凹，沙山四面，千百年来给人一种神奇的美，袒露的美，多层次的美。泉中有鱼，鱼背点点黑斑叫铁背鱼，不仅鱼肉鲜嫩而且吃了长寿，于是成为历朝贡品；泉边生一种矮草，间杂在芦苇中，叫七星草，煮水喝能治多种疾病；泉中之沙更为珍奇，捧一把在手上仔细

看，沙粒均呈五彩，在阳光下灿灿耀眼……

月牙泉是生命之泉。绵历古今，多少边地征战的将领曾在这里列幕饮马，多少荒漠迷途的旅人曾在泉边重新获得了生命。青史悠悠，大漠肆虐的风沙封埋了多少繁华的城堡都市，吞噬了多少恢宏的殿堂庙宇，而这一潭清泉却安然无恙，不染纤尘，洁净如初，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据说阵阵沙风铺天盖地而来经过鸣沙山时，只把沙子往上旋而不往下推，即使风卷着沙刮下来也绝不会落到月牙泉里。大概是月牙泉的美生起一种神奇的力量所致吧！难怪古往今来人们把这里视为灵地仙境。

听着潺潺的流水声，穿过排排杨柳，双手分开密密层层的芦苇，沿着曲曲的幽径行进，我真真体味到柳宗元《小石潭记》“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的情韵，心里格外增添几分惬意。

在月牙泉的尽头，沙山的半坡处蹲着一棵奇形怪状的菩提树。整个树根扭曲弯蟠着裸露在沙外，树干树杈弯曲得几乎贴近了沙面，让人担心随时有连根拔出倒在泉中的危险。可再看那茂密的枝叶却顽强地向上生长着、直立着。有人说它是历尽千辛万苦的仙树，也有人说它是沙海中的一头猛兽，而我说它是不畏强暴的月牙泉的守护神！

夕阳收尽了余晖，夜幕渐渐降临。站在泉边怪树下，我出神地望着眼前的景致，不禁感慨起

来。我想沙漠中有水就有生命，这么好的一汪甘泉，为什么周围什么建筑也没有，什么香火也不见呢？

正思索着，见两位老太太在道边卖茶水，我走过去细问。原来这里曾是历朝历代佛教道教的圣地。在碧波澄澈的泉水边不仅庙宇轩昂、楼馆映月，有宫厅廊柱，亭台水榭，更建有龙王宫、菩萨殿、娘娘庵、雷神台、玉皇阁、讲经堂、药王庙……年年清香缈缈，岁岁钟声鼎沸。

然而千年古寺却经受不了现代的红色风暴，在那些日子里被毁于一旦，如今只剩下这一泉碧水和四周的漫漫沙山，令每个到这里来的人无不带着遗憾默默离去。

踏着溶溶的月色，一支长长的骆驼队伴着悠扬的驼铃声从月牙泉边走出，翻越跋涉在中世纪的荒漠沙岭中。是一幅画？是一首诗？

我第一次骑骆驼，觉得那么平稳那么安逸。抚摸着舒软的驼峰，感觉着它那静静的呼吸和实在的脚步，有一种返朴归真、童心复萌的快感。然而心中总是难以愉悦起来，大概留在月牙泉边的思索太沉重了。